

— (61)
16.4

青年文学作品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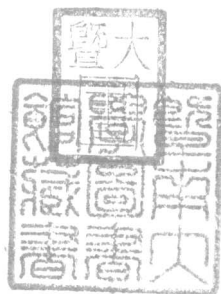
1217.1
714

1 0088

阅 览

青年文学作品选

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
青年作品编选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青年文学作品选

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
青年作品编选委员会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大南路43号)

广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粤版字第1号

新华书店广东分店发行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统一书号：10111·200

书号：1043·850×1168 1/32·18 $\frac{3}{4}$ 印张·2插页·428,000字

1957年12月第1版

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70 定价：(6)一元八角

編輯說明

編輯“青年文学作品选”的计划，是在去年中国作家协会广州会召开广东省青年创作会议后就决定了的，这本集子由于种种因素的拖延，与讀者見面已是一年后的事了，但是，也因为工作进得慢，在編选过程中，常常会發現青年作者的一些新的作品，能及时选入，对于編者，倒成了唯一的安慰。

这个集子所选輯的各种文学形式作品，都是近年来广东、广西各个文艺刊物及报纸上发表过的青年创作，其中也有个别原稿是从出版社及有关单位推荐来的，由于调查研究及和各方面联系工作做得不够好，因此，虽然名为“青年文学作品选”，但决不是说，所有两省青年作者的优秀作品，都已一一选入无漏，好在这个工作还仅是一个开端，相信只要我們的青年作者能不断地努力，写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来，将来还是会編选到下一个集子中去的。

这些作品的作者，除了一部分来自边防部队，大都是在各个生产、建设的实际工作岗位上的年青人，也有个别作者，我們还不能确知他們的年龄，但他們多数是近年来才开始写作和发表作品的，因此，他們的創作年龄都还比較短，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名为青年创作，也未始不可，为了照顾各方面的作者，我們决定选入的作品，每位作者仅以一篇为限，同时，因为所根据的資料比較少，也許不能把他們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选出来，这一点，需要讀者和作者見諒。

“青年文学作品选”的作品，多数取材于平凡而又伟大的现实生活，因此，虽然作品的技术水平有些参差，但内容都是丰富多采，闪耀着社会主义建设中新人、新思想、新生活的的光芒，也有一部分作品在思想、艺术两方面都已相当成熟、完整，这都是几年来在党和社会主义人士各方面的关怀、培育下青年作者们所达到的可喜的成就，这一点，往往使我们在编选过程中感到无限的欣喜和感激，并且因此充满了深切的期望，等待着在短时期内，青年作者们将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和读者见面。

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青年作品编选委员会

一九五七年八月

小說 散文

目 錄

小說・散文

婚事	高 梓 (1)
回乡以后	馬 風 (16)
丰收前夕	蔡茂松 (48)
水蛇涌边	王 影 (70)
亲家	李 屹 (88)
綠叶紅花	向 虹 (99)
夜光珠与树頂芙蓉	莫之棣 (119)
供銷主任	陈魏忠 (125)
猪的故事	刘訓儒 (131)
竞赛	黃朝凡 (139)
草塘的晚上	刘中式 (143)
鑛矿山上	張漢青 (152)
架电綫的人	苏世光 (172)
田玉現在鍛煉中	罗宪敏 (200)
志愿	江建文 (212)
在學習中	陈留美 (225)
郎遞員	郑潜云 郑逸夫 (246)
夜走金鷄嶺	石 帆 (258)
出海	海 山 (278)
艾克的功劳	雨 生 (295)

木屨斗的故事	岑 桑 (300)
种子	星 林 (310)
梅郎与布娘	蕭功俊 (313)

詩 歌

歌手	袁希燦 (317)
鯨魚到过的地方	蔣承枝 (320)
汽車开到新李村	黃朝貞 (322)
綠色的海洋	賴錦丰 (324)
采“泥矿”	譚子艺 (326)
爱排場的社长	王細級 (328)
時間才隔了几个月	紫 云 (330)
我們一刻也不能等	李 耕 (332)
一穗三百二十粒	麦 斯 (333)
測量之歌	海 雁 (334)
海南短歌	叶知秋 (339)
紅头巾姑娘	陈振坤 (341)
海濱散曲	岑 木 (359)
一顆炮彈头	馬 奔 (362)
毛主席手下的人	張永枚 (364)
訪農民运动講習所	乔 林遺作 (375)
千人墓	黃 麟 (379)
一道紅光	黃 青 (394)
你啊，印度尼西亞	黃东平 (403)
虹	包玉堂 (415)

“瓜貢瓜朴”	莫任声 (437)
升起国旗的兵士	章 丘 (450)
喂馬歌	吕令吾 (455)
流溪河之歌	宇 寰 (458)
南澳漁歌	王 予 (462)
南海晚歌	柯 原 (468)
我的崗位在風和雨中間	章 明 (470)
閃閃放光的貝壳	韓 笑 (474)

戏 剧

在抗旱中 (独幕話剧)	阮 英 (477)
从明天开始 (独幕默剧)	广州市第四中学話剧組集体創作 (496)
	曹 潮 海 执 笔
鋼笔与別針 (独幕話剧)	广州市第二女中話剧組集体創作 (511)
	麦 世 忠 整 理
提升 (独幕諷刺喜剧)	矛 朗 (525)
不讓一个敌人跑掉 (独幕話剧)	万 川、章 丘 (562)

婚 事

高 梓

靠近張屋坪的时候，我的脚步加快了。

我們爱故乡。可是我們也爱这样一些地方：你在那儿工作过、生活过、欢乐过、苦惱过的地方，这些地方也会象故乡一样吸引你，使你留恋，使你忆念。我对張屋坪就有这种感情。我在那儿住的时间不长，一九五三年初春到来，同年春末离开。两个月当中，我却经历了一个婚姻法运动月，看着許多青年男女結婚、离婚，办自己的終身大事。离开以后，我对这些人特別悬念。他們現在怎样了呢？我不但想知道，还想亲自看看。

离开了兩年多，現在又回来了，我真說不出有多少欢喜。踏上这熟悉的石头路，好象一天赶路的辛劳全沒了。脚步愈来愈快，口里不知不觉哼起了短歌来。

可是乍一进村，我却怔住了。我看見迎面走过来三个人：一个二十七、八的男人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一个二十五、六的青年妇女跟在后面。咦？这不是張荣开他們么？这是怎么回事？……

他們也看見我了。男人回头向女人說了一句什么，放下小女孩，奔了过来。

“我說象老高呢！老高同志，果真是你来了啊！”他大声嚷了起

来。我定睛一看，不錯，他正是張榮开。

我还没来得及答話，女人也跑过来了。看着她那微黑的臉、明亮的小眼睛和直直的鼻梁，要不相信也不成，她确是陈玉花无疑了。

我忽然慌乱起来，就好象是我有了什么差錯一般，面頰微微發熱了。我不知道要怎样称呼他們才好。正在躊躇，我忽然象發現救星般地找着了躲在母亲背后的小女孩。

“这是鳳姑呀？”我說，“好大啦！”

我拉女孩。女孩怕生，躲了开去。我于是乘机寒暄几句，也就躲过因为不知道他們現在是什么关系以致无从称呼的困难了。

和他們分了手，路上又陸續碰見一些熟人。但我由于心里記挂着陈玉花和張榮开，和誰也沒心思多說話。我一直跑向我的过去房东、互助組長刘田壩家去。

刘田壩正在家里，看見了我，跳起来說：

“咦？怎么你又来了？”

我說，“我想起刘組長家的好茶好飯，所以又来了。”

他接下我的东西，笑着捶我一拳。“你估量我还当互助組長吧？”他說，“互助組早变成农業社了。我現在是副社長！”他拍一拍胸脯，滿神气的样子。

“高升啦，恭喜，恭喜！”我开玩笑說。他还象要摸我，我把他拉到一边，悄声問他，“玉花和榮开不是离了婚嗎？”

“对啊，”他說，“他們离婚的时候，你不是还在这儿？”

“就是啊，”我說，“那时候榮开不是說夏材謀他老婆，要到区里告狀，鬧得挺凶么？但現在怎么啦，又复婚了？”

“复婚？做梦！他們离了婚又都結了婚，榮开新婚的老婆还养了娃娃呢！”

我惊奇得跳起来。見鬼！我剛剛还碰見榮开抱着鳳姑，玉花跟在后面。他們那分亲热勁，可又是怎么来的？

我問刘田垠。刘田垠扮了个鬼臉。“嘿嘿，”他說，“这里边有故事，挺有意思的故事！”

我要他說說。

“說不得，这是保密。”他故意卖弄。

我央求他，他还是不說。弄得我滿心痒痒地，直想揍他。他說，“你剛来，还不知道村子里起了多少变化，出了多少故事呢！光就婚姻这件事來說吧，你知道，那时候离了婚的十多个女人当中，有六七个都又在本村結了婚。这些人的旧丈夫和新丈夫兩家，都象結了仇似的，尽鬧不团結。可是現在，你去看看，都象玉花和榮开啦！”

真的，剛開婚姻法的时候，有些人还对我說过，女人离婚可以，就是要不准她們再嫁本村的人，理由是怕影响农民內部的团結。可是現在他們怎么又都好起来了呢？

我簡直悶坏了。我拉住刘田垠，硬要他說。

“你不說，我可要用武了。”我捏起拳威吓他。

“我說可以，不过要我说，却沒意思。”他压低声音，神秘地說，“晚上到玉花家去，把榮开拉来，叫他們自己說，才有意思！”

他掙脫我，跑了。我沒有法，只好忍着。

黑夜，我們真的到了陈玉花家。

刘田垠一把我送到她家，就又轉身走了。我知道他在耍神弄鬼，便自个先在玉花家里聊了一陣閑天。

陈玉花一家三口，丈夫叫張夏材，一个四岁的女孩叫鳳姑，是在張榮开家里养的，我全認得。但屋子里却变了。我記得，張夏材还是光身汉的时候，屋子里七零八落，老象一堆乱麻。現在可齐整了，

新床新桌新被帳，收拾得一千二淨。就象不是五三年結的婚，而是昨天才結婚似的。

我恭喜他們，嚷着要他們請客。張夏材盡是笑，陳玉花可真的到後面張羅什麼去了。不一會便捧出來一大把花生，倒了滿桌子，說是今年新收的。

我看着陳玉花張羅，忽然發現她的腰身豐滿了，腹部微微隆起。我使勁一拍手，正要取笑她兩句，門帘一响，劉田壘拉着張榮開進來了。

張榮開顯然是被劉田壘騙了來的。剛進屋子，還沒有站定，劉田壘就使勁把他往陳玉花身上一推，大聲嚷着：

“玉花，老高說你們兩個復婚了呢！”

張榮開沒提防，一交幾乎跌在陳玉花身上。劉田壘哈哈大笑。張榮開緋紅了臉。劉田壘忽地看見花生，就又衝着我嚷：

“老高，今天晚上可來對了！剝花生，聽故事，耳朵嘴巴都有工做。”

“誰要說故事？”陳玉花問。

“誰，還有誰？”劉田壘說，“老高同志就是要聽你的故事。”

“我的故事有什麼說頭？”陳玉花說。

“沒有說頭？大有說頭呢！”劉田壘說，“你自己說，榮開和夏材兩個補充，一句也不許漏。我說，說得好還能把它印成書呢！”

張榮開聽了想跑，被劉田壘一把拉住了。陳玉花盡笑，悄悄看我一眼，躲到床里去了。

劉田壘拉着一個，逼着另一個。他衝着陳玉花羞她，“做了媽媽，還害臊麼？噓！”又激又勸又威吓。其實陳玉花是個爽快人，並不象一般少女那麼害羞，我又是熟人，其實是沒什麼說不得的。

果然，她笑着推搪了一會，便用手托着腮，考慮她的故事如何

开头了。

“說就說吧，可不准笑人。”她笑着瞅了夏材一眼，似乎在征求他的同意。但沒有等夏材开口，她的故事便开了头了。

“我鬧离婚鬧得挺凶，老高同志是曉得的。但我为什么要鬧呢？

“这得从头說起。

“張屋和陈屋是并排靠着的两个村子。你知道，后屏山脚的那塊大草坪，是兩村的人都常去揀柴割草的地方。我小时候的日子也大都是在这草坪上过的，不是割草，就是揀柴。他，夏材，那时不是給張大肚子放牛嗎？大草坪上更是天天少不了他。那时候这小鬼可坏得很，一会爬上树頂，往你头上扔小柴片儿；一会躲在乱草堆中，不提防便吓你一跳。但我却还是喜欢他，他不單小笛儿吹得好听，还常帮着我们拾柴拔草什么的。

“后来我們漸漸長大，草坪里不常去，却又在田里碰上了。一日長三日久的，不知道怎么样，我們漸漸有了感情，要好起来。……这有什么好笑的？本来是嘛！

“真的，我心里就想嫁他。……你再笑，我不說了。

“有一天，我家里来了个老妇人，我也不曉得她是誰。我姆叫我敬茶，我便倒了一杯茶給她。她接了茶，笑咪咪地瞅着我。我不好意思，低着头走了。第二天听得人說，她是張屋坪來說亲的，已經說定了。我心头一动：‘張屋，莫非夏材么？’心中一喜，便想去找夏材告訴。可一想到自己就要嫁給他了，羞得很，倒不好意思去了。

“送礼放定那天，我姆才告訴我，定的是張屋張榮开。我一听气青了臉。我哭了一場，托人向我姆說：‘要便嫁給張夏材，要便一生一世不嫁人！’

“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婚姻法哩！說定了的亲事，有几个小姑娘

能强得过姆姆娘的？我姆找家長族長把我教訓一場，她自己又帶哭帶勸，軟的硬的一齊來。我不答應她硬要你答應，要死要跑又有人整日看住了你，和夏材又見不了面。沒有法，哭是哭，鬧是鬧，却到底還是被他們逼着上了轎。……

“嫁到榮開家里，我整整流了三天眼淚。以後整日無精打彩，不死不活，我覺得什么都無望了。心懶意懶手也懶，田頭地尾，喊一聲我才動一下，不喊，我就不動。

“真的，心都不在張家，你說做來有什麼興頭？

“我不做活。有時高興，十天半月下他一次田，不高興，連家務事我也不管。我抱着過一天算一天的念頭，整天就坐在屋里等飯吃。

“榮開看不過眼，有時說我兩句，我也不怕。他說我一句，我便頂他十句：‘嫁夫吃夫，敢情我是嫁過來做長工的？你養不活我，就不要娶我！’

“婆婆背後說我：‘現在好了，娶了個觀音娘娘來侍奉了。’說就說吧。我只當耳邊風。

“他們說娶了我倒霉，其實我嫁了他家才倒霉呢。我想，索性一生見不到夏材也罷了。但偏偏夏材和榮開家却是鄰居。土改後組織互助組，夏材和榮開又都在田壩哥一個組里。三日五日，总要碰着他一回。想起那些日子，真不曉得有多苦！碰着他一回，心頭就象刀絞一般痛一回，愛他的心思也就加深一層。‘他恨我吧？他要恨死我的！……’想到這裡，眼淚就忍不住了。

“那天，我晒糞時候又在屋後碰見了他。要躲開又不好躲開，要上前又不好上前，臉上一陣紅一陣白，低著頭發怔。他瞅見左近沒人，迎上來悄聲對我說，‘夜晚我在溪邊大梨樹下等你。’我急要抬頭回絕他，他已走了。

“我真怕死了，我痛苦地对自己說，‘我不去！我不愿見他！’

“但到了晚上，我还是去了。嘴里說，‘別去吧！’兩只脚却不听話。我瞞着荣开，悄悄向溪边去了。

“夏材在梨树底下等着我。我兩条腿就象包着鉄皮，重得抬不起来。我一步一步慢慢挨着，走到夏材身边，我已經沒有一絲气力了。我伏在夏材肩上，低声哭泣起来，哭得全身發顫。

“夏材摟住我的肩膀。他說，‘我都曉得了，玉花！’他輕輕拍着我的肩膀，叫我別哭。

“我可还是哭。我說，‘你不曉得，你什么都不曉得。你恨我！你一定恨我！’

“‘不，’他說，‘我曉得你苦。我也一样苦，玉花！’他說，‘看着你嫁，我心痛極了。我真想走，走到远远的地方去，到城里做工去。’他說，‘我怕看到你，你曉得，看到你我真痛苦！但是我放你不下……’

“‘丢了我吧，’我說，‘就当 I 死了……’

“‘不，’他說，‘我丢不下你。’

“‘丢掉我！忘了我！我求你，夏材！’我哀求他，‘不要为我糟蹋了身体……’

“‘不，你不了解。’他說。他捏住我的手，声音裝得好象很高兴，‘玉花，你曉得嗎？北京出了婚姻法了！’

“‘啊？……’我抬起眼望他。

“他笑了笑，說，‘婚姻自由！’

“我望着他的眼睛。‘婚姻自由？’是真的嗎？

“我不敢相信。何况生米煮成了熟飯，真的有也沒用了。‘迟了，夏材！’我說，‘迟了！’

“‘不会迟，玉花！’他确信地說，‘父母包办的，不算！’

“我說，‘你騙我。’可是我看着他的眼睛，却好象看到了一綫希望。

“……后来，日子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过去了，可是生活并没有变，婚姻法也不见来。我还是苦惱着，悲痛着，糊里糊涂过日子。不过，心底那一綫希望还是深藏着。一切都还照旧。不同的是，我五二年养下了女儿鳳姑，而荣开，好象也微微感到了：我不干活是因为婚姻不自愿，是因为我以前和夏材相爱过。

“为了这事，我知道荣开也很苦。种田人，全靠夫妻和气，勤耕下苦帮着做活，象这样夫妻各个心，天長日久，怎么是个了局？但嫁了他了，又悔不得。他是个爱面皮的人，又怕吵吵鬧鬧丢他的臉，只好处处順着我，样样事依着我。

“可是，荣开待我越好，我却越难过。两个人的心肝越离越远。他苦，我更苦。……

“夏材沒有騙我，一九五三年三月，貫徹婚姻法工作組果然来了。

“村子里鬧开来。又是妇女会，又是老人会，又是群众会。我听了許多婚姻自主的道理，我的眼睛亮了。

“我仔細整整想了一夜。

“离不离呢？不离，自己苦一輩子，还帶累夏材苦；离，又覺得荣开可憐。可是我又想，不离，荣开也并不好过啊！……

“离吧，离！長痛不如短痛，一刀兩断！

“那夜，我就对荣开說，我要离婚。

“荣开大概也早曉得我有这个心思了，所以听了也沒有特別吃惊。他想了好一会，反轉来問我：‘玉花，憑良心，你講，我待你不好嗎？’

“我說，‘我沒說你待我不好。’